

1202
淮上先賢常恒芳

寸輯

卷九 87年



常氏由河南遷

懷遠少開平王

為第六世莊

簡王係五世祖

非始遷祖也

恒芳記

廿三年三月

此一段泛論

再版時可以

刪去

廿三年
三三

常恒芳先生遺墨

常恆芳先生畢生為民主事業奮鬥，後參加辛亥革命，^華命到新中國建國的各個時期，他為國共合作、振興中華作出了貢獻，愛國主義精神，值得後人學習。

屈武



紀念李維芳先生一百零五周年誕辰

追求真理
赤誠為國

李維芳敬題

紀念常恒芳先生，發揚
愛國主義精神，為統一祖
國振興中華作出貢獻。

史鈞志

一九八七年
十月廿日

民國老人
法高生書

張世凱



淮

上先賢

千古流芳

李鴻章

Yt239/20

序 言

淮上先贤常恒芳先生，是我国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重要历史人物之一。为纪念这位德高望重的民国老人诞辰105周年，淮南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《淮上先贤常恒芳》一书，籍以缅怀常先生对国家和民族做出的贡献，发扬常先生赤诚的爱国热忱和科学的求实精神，表达我们的深切怀念，这对巩固、扩大爱国统一战线，推动祖国统一大业和社会主义四化建设，都有着重要意义。

常恒芳先生，号藩侯，安徽寿县人。寿县古称寿州，是近现代史上淮上革命的主要发源地之一。我和常先生同是江淮人，也可算是同乡，我结识他主要是在抗战时期。常先生早年就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业，是皖省不屈不挠的革命中坚人物。在辛亥革命前，他就和陈独秀、柏文蔚一起创建“岳王会”，进行反清民主革命活动，多次参与策划武装起义。武昌起义成功之后，常先生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参议员，并主办《民生报》，积极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。在民国初年的议会讲坛上，他慷慨陈辞，斥责倒行逆施的袁世凯，因而遭袁逮捕，是著名的“八议员事件”中的一员，后又继续同北洋军阀政府做针锋相对的斗争。国共合作时期，常先生拥护“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”的三大政策，为配合北伐，与柏文蔚等组建国民革命军第33军，任党

代表兼政治部主任，在讨伐北洋军阀中建树颇多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安徽省抗日动员委员会成立，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的产物。我当时是动委会内地下党负责人，常先生则任常务委员，并先后兼任后勤部长和组织部长，为抗战事业呕心沥血。动委会由章乃器及本省先进光明甫、常恒芳、沈子修、朱蕴山诸先生参与支持其事，一时人心振奋，青年向首，可谓自北伐以后在安徽政治上第一次得到全皖民众热烈的拥护。董老（必武）曾称常先生是“民主革命时期的积极分子和骨干”。

常先生还十分热心文献、教育事业。抗战胜利后，他担任安徽省文献委员会主任委员，开皖省文献事业为当时全国之先，为安徽文献资料的保存、整理做出了许多贡献。常先生是清末秀才，又到日本大学学过法律，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。专辑中一篇他为《安徽文献》所作的发刊词堪称是才情并茂的佳文。为了培养煤炭建设专门人才，常先生参与筹建淮南煤矿工专（今合工大前身），为国家培养了众多有用人才。

专辑中收录的几篇常先生亲友、旧部回忆文章，从不同侧面追忆和再现了常先生矢志革命、秉性耿介、清廉俭朴的高风亮节，对教育青年，启迪后人，无疑将起到很好的作用。感谢淮南市政协做了一件十分有益的工作。

張勁夫

1987年10月

目 录

序 言.....张劲夫

〔遗文〕

我的革命经过.....	常恒芳 (1)
人生·历史·文献.....	常恒芳 (24)
中央对于文献事业的新决策.....	常恒芳 (32)
维护地方文献事业.....	常恒芳 (38)
对于各县文献会当前的希望.....	常恒芳 (42)

〔回忆录〕

给常恒芳之子的信.....	朱蕴山 (46)
回忆常恒芳先生.....	王述樵 (57)
藩侯老严拒红伞法师.....	张莹清 (50)
忆辛亥革命老人常藩侯前辈.....	朱 竟 (51)
常藩侯与王亚樵二事.....	朱大刚 (54)
先父常恒芳传略.....	常炎勋 (75)
忆先父二三事.....	常炎勋 常汲勋 (81)
缅怀先祖父常恒芳.....	常传綽 (83)
淮上先贤常恒芳.....	郑 史 (87)
志在社稷启后昆.....	淮南子 (91)

〔论文〕

简论常恒芳……………沈 寂（93）

〔年谱〕

常恒芳年谱简编……………张 雷（100）

〔其它〕

纪念常恒芳诞辰105周年座谈会纪要 ……茅丽洁（110）

本书编审人员名单……………（117）

后 记……………（119）

我的革命经过

常恒芳

编者按：常恒芳，号藩侯，是民主革命时期安徽有影响、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。他在任国民政府安徽文献委员会主任委员期间，于1946年12月至次年1月应邀谈自己的革命经历，此文系根据当时笔录整理而成。笔录原件现存安徽省博物馆，整理时略有删节，个别文字作了修改。

我最近有个感想，中国的革命是失败了。我讲失败的原因，大凡宇宙间的东西，天天都是在那里演变，但它是有一定规律，如果违背了自然规律，结果都会有死的一天，所以要想延续它的生命，除非增加它所需要的生活素进去不可。就社会方面来说也是一样，要求有一定的方法去补救才行。补救的方法，一种是和平的，一种是激烈的，和平的是改良，激烈的是革命，到所谓改良行不通的时候，那就一定要革命了。我今天所讲的，就是我们革命经过，并不是改良。

从辛亥革命以后，接连不断的一直到现在，那些讲起来为取消中国在国际上的不平等地位，推翻满清的革命党人都做了大官，革命好像是成功了，其实就现在的现象来说，较过去还坏。一方面已有的工商业将要摧毁殆尽，眼见得，人家的工商业的资本超过我们千万倍，造出来的东西又好，成

本又低，这就可以证明。……一方面可以说是我们的生产既不发达，人口又逐渐增多，你想能不受影响吗？就一般的情形看，也是一样的坏。……“衣食足然后礼义兴”，现在衣食既不足，而后的道德沦丧，我们是可想见了。所以民族的生存的的确确是成了问题。所以说我们的革命并没有成功。所谓革命，简单的说，是把不好的东西去掉，再把好的建立起来。可是我们的革命，不好的是被我们去掉了，但好的呢，始终没有建立起来，象造房子一样，砖瓦木石、大工都是要预备的，革命也不能例外。我们的革命也就是这些基本工作没有做好。革一次命穷一次，大概现在人人也都知道是弄坏啦。但是怎样才能把它弄好却没有人过问。象建国方略……伟大的工程师孙先生替我们所订的方案，至于真正实现还是要看做得如何。

……现在再说，当时我们如果不革命，别人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呢？有的，那时候就有一班人主张改良，不过因为我们不同意他们的主张，没有用它罢了，现在弄坏了，我们应该认错，所抱歉的是不能一死以谢国人，不过就是自杀了也没有用。我先前只要一时对现实不满，心里就发闷，闷了以后，于是就革命了。现在把事情弄坏了，我想到一切事情还是要缓缓的来，就是弄不好，建不了大功，也不会弄成大过。现在一般人大概还未感觉到这点。就如这次南京开国大会，听说建了两座牌楼，花去两万万元之多，这又何必呢？大概他们认为革命成功了，该哄一下。就如现在我们在街上哄的这一班老同志，有些我知道还是冒牌的，他们要是感觉到革命失败了的话，他们一定会不承认自己是革命党的老同志的。

一、辛亥前后

在满清末叶，光绪甲午年间同日本打仗，接着就是日俄战争，戊戌变法，八国联军，……。那时海口早已和外国通商了，一般无知识的人还在醉生梦死的生活；但稍有知识的人认为不变是不行了，所以国内因此就起了一种革新运动。那时候中心人物要算是康有为、梁启超，他们怎样运动，我现在已说不清楚，不过他们自进入清政府以后，就拉了几个有力量的人才干起来的。清朝末年，大权都交在军机处，……军机处设有军机大臣，和我们战时的军事委员会差不多。那里面还有三、四品的小军机，但因为机关大，所以小军机也都很有权。那时所谓六君子中的谭嗣同等都在军机处。谭著有《仁学》，里面颇多刺激性语调，文字也很好。西太后揽权，康、梁于是专拥光绪帝而攻西太后，并企图变法，但事情不密，袁世凯知道了，报告了荣禄，荣禄便密报了西太后，结果康梁知事不妙就跑掉了，未跑掉的就被杀掉了。康梁变法的兰本大概是摹仿日本的，主张君主立宪。这样一来，国内大为振动，湖南有唐才常利用自立军又起了一次革命运动，也失败了。自此以后，文字方面如书报就慢慢的流行了。梁启超跑到日本以后，办有《新民报》，接着译本也渐渐出来了。

这时候我还在乡下读书，看到一些宣传新思想的书报，始而是思想改变，继而形成一种革命的行动。那时上海有黄克强、章士钊、章太炎等也不约而同地在那里活动，各省都有十个八个同志，大家因此振作起来了。大概在沿江一带跑

的人，从湖南、汉口到上海都拉有青红帮。那时候的活动，亦仅是变法维新而已。及至孙先生到了日本演讲，出了两本小册子，召集各省各县的小组，才成立了同盟会，办了《民报》，利用它鼓吹革命。其纲领是“驱逐鞑虏，恢复中华，建立民国，平均地权。”那时梁启超也在日本，不同意这主张，他们主张“留君主，立宪法”，所以革命的人称呼他们为改良主义者和保皇党，因此革新运动分成革命派和改良派两派了。以我当时的知识，还不够懂得这些，直至看了卢骚的《民约论》，才受到一些刺激，认为破坏就是革命。那时我们革命一方的内部还未明显分派，可是无形中也好像有了派。因为孙先生在广东先搞过两次起义，失败后亡命南洋，政府通缉赏格为十万元，他当然就无法回到中国来啦。他在日本虽成立有同盟会，但它自己不常来，所以我们同他不多见面。实际在长江一带领导干的还要算黄兴。所以在辛亥前后流行有孙、黄两派之说，并有人说黄先生是实干者，讲孙先生是孙大炮。辛亥革命后，国内进步党（即宪政党）始终与革命党对立。

要说到本省革命，那时还说不上对革命的意义有什么认识，不过只是凭着血气去干。我们比较算是有知识的，其余都是跟着闹的，都是些青年小孩子，根本就没有很明确的革命目的。好在那时整个民气象是大睡初醒，大家都感到受满清帝制的压迫，不能再容忍下去了，因此就有了组织，起来革命。那时候秘密结社较现在为容易，满清的一般官吏都怕事，大家都互相推诿不问，也不敢上报，这一方面是怕被革命党知道了，自家性命不保，同时报到上面也不会讨好，弄不好还会把自己位子撂掉。现在仅就我知道的来说一说吧。

本省具体革命运动开始于芜湖，早先有桐城李光炯跑到湖南去办学校。当时文人的革命活动大概可分为两种，一种是投身幕府，一种是投身学校，籍以掩护革命工作。李光老（炯）在湖南办旅湘公学也是这个意思，后来消息走漏了，在光绪己巳年搬回芜湖，改为安徽公学。所聘的教员都是主张革命的，最有名的要算刘师培，他是在上海因革命事泄化名跑到芜湖来的。还有陈独秀等也在里面任教。李光老与吴挚甫先生都与当时一班官府幕僚有来往，借着办学 从事 革命。我跑去当了学生。因为我国文较有根底，所以进入师范班，准备出来后当教员。由于里面一般人都主张革命，于是就发起成立组织，发起者有柏烈武、陈独秀等。柏原为秀才，后学于武备学堂，当时在里面教体操课。陈独秀原留学日本，他除教书外还办有一种旬刊，名《安徽俗话报》，用语体文，内容侧重组织运动。我们组织的名称叫“岳王会”，意思是崇拜岳王精忠报国的精神。就在这年（1905年）冬季，从日本回来的吴旸谷将孙先生主张的书籍等都带了回来，从此以后，干得就更有劲了。安庆藏书最多的除学校外，另有练兵的训练机关——武备学校。参加岳王会活动的人，大多是一般军人。在暑假期间，陈独秀、柏烈武到皖北去活动新的革新分子，这次李光老没有参加。我在师范班年龄比较大些，也参加了。当时参加组织的大概只有三十多人，所订章则，不外为反对满清。那时一般人都倾向立宪，就连我当时的政治认识亦只看到“三权鼎立”。我们将章则拟好以后，字句中又夹杂进去许多不相干的话，使人看不出，以防泄漏。第一次开会是在芜湖关帝庙，借烧香宣读誓约，并在芜湖租了两间屋子作为联络的中心点。我们

通信时都用假名字，如有个姓孙的取名孙天一，刘光汉改名金少甫等。刘当时不过二十岁左右，在学校教历史和伦理学，办有《国粹学报》，学生受他启发的很多。

过了一学期后，寒假时大家都要回家了，因为我太老实，同学们都推举我留在学校里负责。那年天气非常冷，我的衣服很单薄，痛苦地过了一冬。后来有位邓继侯，是一位有学问、道德的先生，他在安庆办了一个“尚志学校”，要我去那里干训导主任，我就去了。上船的时候把行李弄掉水里去了，东西完全损失。我到那里去也是负责革命组织使命的。这时第一期武备学校训练已结束，第二期又在乡里招了一批兵，各县也有许多读书人参加。其中还有许多熟人，经过一段时间相处，感到他们的革命情绪都很高。教职员中许多人是从日本学师范、体育回来的，于是我们原来的“岳王会”又组织起来了。后来柏烈武跑到南京去当队官（如现在的连长），赵伯先在里面当管带（相当于营长）后调标统（团长），柏也就跟着升了一级，他们又联络了一些人。当时岳王会总会在芜湖，陈独秀当会长，南京、安庆均为分部，南京柏烈武为分部长，安庆就是我。安庆分部仅二、三十个干部，我们又成立了一个外围组织，叫“维新会”，其中像老三营的人，大都也在里面，“岳王会”对“维新会”起着领导作用。

这年（1906年）秋天，我感到革命非有武力不行。那时总督衙门所在地成立新军一镇（相当于一师），而省会成立混成旅。当时老军叫绿营，后称巡防队，原来的武器均为戈、矛，后来才有来复枪。新军的人由绿营里挑选，好的可以当头目，作为新兵的干部，有这样一个机会，我也就进